

金粉世家

集續

張恨水著 第六冊



行印局書界世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出版

金粉世家續集（全六冊）

【每部定價銀五元】

（外埠附加郵費匯費）

著者 張恨水

出版者 世界書局

印刷者 世界書局

不准翻印

發行所 上海各省
世界書局

第十二集目次

- |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一百〇三回 | 對坐無聊愁城增怨色 | 遠來有意情海起新瀾 |
| 第一百〇四回 | 上室迎賓故談風土好 | 大庭訓子嚴斥羽毛豐 |
| 第一百〇五回 | 得意讓花驕權門夜叩 | 失踪驚屋閉舊巷重來 |
| 第一百〇六回 | 亦假亦真舊鄰傳惡耗 | 疑非疑是勝地覓芳踪 |
| 第一百〇七回 | 決絕一書舊家成隔世 | 模糊雙影盛事憶當年 |
| 第一百〇八回 | 寄愛寫小詩投郵有意 | 對親作快語析產何慚 |
| 第一百〇九回 | 巨室瓜分最憐孺子去 | 情場球戲難受美人狂 |
| 第一百十回 | 航海倚英雌更謀捷徑 | 棄家付兒輩獨隱名山 |
| 第一百十一回 | 驢背遇窮途曇花一現 | 禪心傷晚節珠淚雙垂 |

第一百十二回

金粉各飄零情場永別

輪蹄相馳逐舊事重提

尾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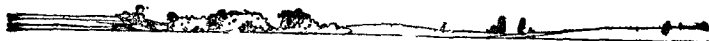
消息索哀詞人悲秋扇

生涯寄幻影夢老春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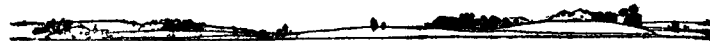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百零三回 對坐無聊愁城生怨色 遠來有意情海起新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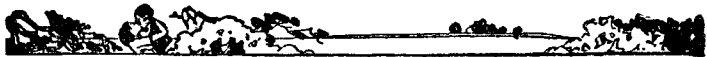
鳳舉兄弟，在客廳裏吃飯，悲極轉喜，大家笑了一陣。就在這時，李貴由外面走進來，走到鳳舉身邊，低聲道：老太太請。鳳舉看李貴有一種鄭重的樣子，似乎不是什麼好消息，便跟着走了出來，也低聲問道：又發生了什麼問題嗎？看你這樣子，倒好像有什麼大事。李貴道：老太太剛才由客廳外面過，臉色很不好看。到了屋子裏，就吩咐我請大爺。鳳舉也猜不出這是什麼事，一走到屋子裏，就看到金太太沉鬱着臉色，端坐在那大椅上，鳳舉進來，他許久不作聲。鳳舉雖是不畏懼母親，然而在這家難期中，母親心裏悲痛之時，自不能不加上一分小心，因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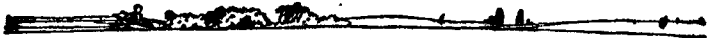


近前來，低聲道：有什麼事嗎？金太太又將臉色一沉道：你們都是些毫無心肝的東西，到了現在這種時間，你們還能夠大吃大喝大樂。鳳舉遠遠的坐下道：您是聽見我們剛才在客廳裏說話嗎？這都因為劉二爺這班朋友，今天一早就來了，家裏的便飯，留着他們吃一頓。我們有什麼可樂的？不過因話答話，笑了兩聲。金太太道：還笑得出來嗎？鳳舉道：我們家裏不幸，朋友家裏，沒有遭不幸，自己不笑罷了，難道還……金太太手一拍椅子靠道：我恨透了你們這班東西了，事到於今，你還強辯。我住在這裏，是日坐愁城，今天下午，我就到道之那裏去住些時，這家不管了，由你們鬧去罷。好在也就只剩了這一所空房了。聽到這裏，鳳舉不覺得顏色一正道：您若是氣頭上的話，我就不說了。若是您真有這個意思，我可要說一句，這是行不得的。無論怎麼樣說，多少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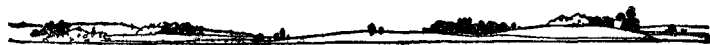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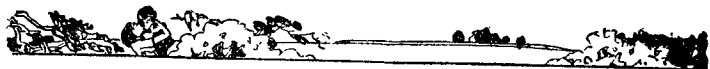
有四個不中用的兒子，難道家境一不好起來，這四個人就是如此無能，娘也供養不了，讓您到親戚家過活去嗎？您可別去。金太太道：我願到那裏去，我身體上的自由，誰管得着？我到他那裏去，他能給我一種安慰，你們呢？昨天晚上這一場火，我看不是無緣故的。我這一所房，還值幾萬塊錢，我要保留着，我得想法子保留。金太太說着話，臉上可是變成了紅色，似乎很生氣。鳳舉用右手五個指頭，在棹上輪流的敲了一陣，眉頭緊鎖着，這樣子約莫有三分鐘之久，在沉默的當中，極力的思索，終於是想出了一句話，冷冷的道：這樣說，您是要大家搬出這一所房子去？金太太一點頭道：對了。到現在，我爲什麼不打一打算盤呢？我的幾個存款，已經全分給你們了。我不但沒有了進款，而且也沒有了積蓄。現在排場雖然小了許多，但是每月伙食用費，依然得拿出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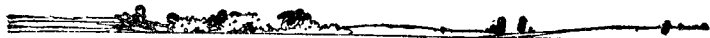


兩千塊錢去，這樣下去，不到三年，我要窮個精光了。管他呢，只要大家好好的過日子，我也就能對付一日，就過一日。現在你們在一處，除了用小心眼兒之外，快活的還是快活，胡鬧的還是胡鬧，這不關到大家同歸於盡，你們不會覺悟。我勉強維持這一家人，那不是維持大家，是送大家上死路了。鳳舉聽母親這一頓申斥，羞慚之下，不免憤激起來，突然向上一站道：您這話說得是對的。不過真是大家要過下去，決計不能這樣沒有辦法的向下過，除了老七，現在還沒有收入而外，我們兄弟三人，當然每人每月要攤出一筆款子來，維持家用，以後就不至於要您出錢了。金太太道：現在的家用，就算每月一千塊錢罷。我問你們每人能攤三百塊錢出來不能？鳳舉頓了一頓，又坐了下去。右手伸了一個食指，在茶几上連連畫作圈圈，緩緩的道：這總可以的吧？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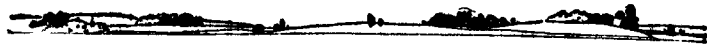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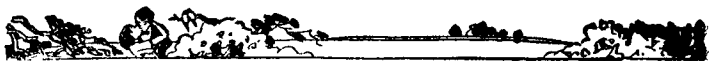
太太冷笑一聲道：「這總可以的吧？鳳舉不敢說了，那手指頭，依然在茶几上去畫圈圈。母子都默然了一會子，金太太道：『老實說，我並不希望你們有這樣一天，只要你們自己養活着自己，不再鬧什麼虧空，我就覺得是福星高照了。我叫你來，並不是商量這一件事，我早有了這個意思，還沒有決定那一天實行。現在就是叮囑你一句，家門的禍事，重重疊疊而來，雖然你們抱了那種達觀主義，滿不在乎，不過也只宜放在心裏，不可擺在表面上。人家說你們一句全無心肝，我也不去管他，若是人家說到我和你死去的父親，會養出你們這種兒子，可是替我們添了一行罪，我想你們總也有些不忍心，我話說到這裏爲止，外面還有你們那些好朋友在那裏等着，你快去高談闊論罷。』鳳舉聽了母親的嚴訓，看他的臉上，又是沒有一絲笑容，覺得母親真是氣極了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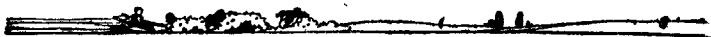


便躊躇着不敢走。金太太看了鳳舉剛想起身一站，復又坐下，便冷笑道：你不用做出這種樣子來。你們弟兄，對於我的話，只要十句肯聽一兩句，我們家裏，又何至於冰山一倒，大家就落成這一步田地。要好也不在現時這一下子功夫，你去罷。鳳舉本來還有許多話要說，但是直跟着說下去，又怕把話說僵了。只得還是站起來，緩緩的向外走去。到了客廳裏，原人都在，只差了鵬振。鳳舉便問鶴蓀道：老三呢？鶴蓀道：他說要出去一趟，但是沒見出門，似乎是到屋子裏換衣服去了。鳳舉道：他那是要出去……說到這裏，一看屋子裏，還有許多的朋友，把話突然忍耐下去了。朋友之間，誰也明白大爺是個最要面子的人，三爺是個最會打算盤的人，大爺只這一句話，已經把他對三爺的態度，完全表示出來，這話不好讓大爺再說下去，再說時，三爺的面子就要不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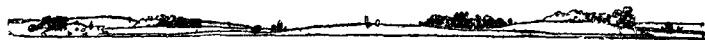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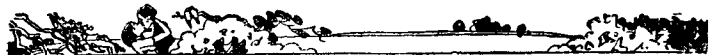
看的了。大家就趁着鳳舉說話頓了一頓，搶着說些別的事情，把這種話鋒牽扯開去。鳳舉躺在藤椅上，向着天花板嘆了一口氣道：心有餘而力不足。燕西道：什麼事心有餘而力不足？鳳舉皺着眉，將頭搖了一搖道：說起來很牢騷，我不願談，回頭到裏面去問問，自然明白。燕西聽了這話，也就明白十之八九。心裏想着，果然我們這一家子人要分散了，我倒剩了一個孤獨者，這應當和誰去混到一處？母親是不大滿意我的，幾位哥嫂，既是說各立門戶了，我那能去附合他們？二姨太，兩個姐姐，更是不能合作的了。燕西由前想到後，真是全家散了的話，誰也不能和自己同在一處住着，一個人住着呢，又寂寞不堪，現在唯一的辦法，就是跟着秀珠，一同到德國去。到了德國有事就作事，無事就讀書，總比在家裏捧着膀子賦閑，好的多了。他如此一想，心裏無限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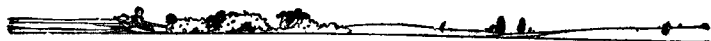


煩惱，似乎又解除了一點，最好是馬上到白家去，和秀珠談上一談，更是安定。然而這個時候出門去。未免令人注意，要到秀珠那裏去，更是招物議，心中一不耐煩，坐在許多人一處，人家說些什麼，都未曾聽到，有心事不如自己到一邊想去。如此一轉念頭，馬上起身到書房裏去。走進房，先靜靜的躺了一會，躺着不能安定，爬起來又在走廊上徘徊着。徘徊了好久，依然走到屋子裏，在睡榻上躺着。伸手一按電鈴，金榮走了進來，不等他開口，燕西便道：「你知道嗎？我們快散伙了。」金榮聽了這話，不明他用意所在，站在一邊，倒楞住了。燕西又問道：「你沒有聽見說嗎？」金榮笑道：「聽見說的，這不過是老太太一時氣頭上的話罷了，您別多心。」燕西道：「決不能是氣頭上的話了，一定要成事實，你看要怎樣辦？」金榮那知道燕西問這話，是什麼意思，停了一停，慢慢的道：「我向來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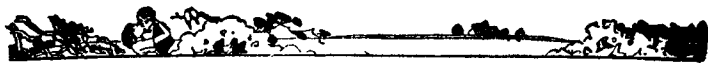
就是伺候七爺的，當然還是伺候七爺到頭。金榮總不是那種趨炎附勢的小人。燕西搖了一搖手道：「唉！你誤會了我的意思了，我不是問你的事，我是問我自己的事，你有什麼辦法沒有？」金榮真不料七爺會說出這話，竟要自己作軍師，便笑道：「您這是笑話，怎麼叫我出什麼主意哩？」燕西道：「那要什麼緊？真知道我事情的人，爲數就不多，所以能替我想法子的，也就只有幾個人，你說對不對？」金榮聽了他如此說，雖然也可以出一點主意，但是一想到主僕之分，以及燕西的爲人，還是不亂說話爲妙。因此笑了一笑，向後退着，作個要出門的樣子，直退到門邊，才道：「您也別急。再過兩三天，大家心裏一安，就不會這樣煩惱的了。說畢，他反帶着門就退出去了。」燕西爲了沒有法子，才想到叫金榮來問，不料金榮也是說不出所以然的。一人便靜靜的在屋子裏躺着，也不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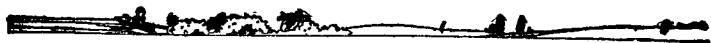
叫人，也不出門。因為聽到冷太太留下了的話，回家去看看，下午還是要來的。不料這天下午，冷太太却不曾來，而且也沒有派人向這邊來打聽消息。心想，這可怪了，在這樣緊急的時候，他們那一方面，竟會突然的停止打聽消息，難道放棄了干涉主義，聽其自然了？想了一陣，在屋子裏又坐不住了，便踱着步子，緩緩的走到金太太院子裏來。先在院子門口站了一站。聽聽金太太在屋子裏有什麼表示沒有？聽了許久，却是寂然，不知道金太太在休息着，還是不在屋子裏。因此雖然緩向裏面走，却極端的放重着脚步，但是一直走到窗戶邊，依然不聽到屋子裏有一點聲音。這樣看起來，簡直母親不在屋子裏了，於是放開脚步走進去。他將門簾一掀，走進門來一看，這倒出乎意料以外，原來除了屋子裏坐着金太太而外，還有二太太和敏之姊妹三。大家都是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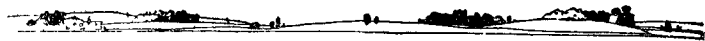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零三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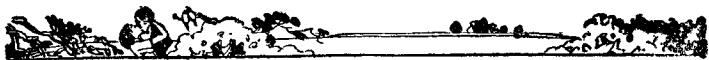
皺眉不展，對面相向，並沒有一個人開口說話。燕西進來了，梅麗向着他臉上望了望，問道：怎麼臉上出那些個汗。說着，在身上掏了一條手絹，向燕西身上一扔。燕西道：我沒有出汗啦。說着，拿起手絹，向臉上去揩。揩了幾揩，並沒有什麼汗。因道：我照着鏡子，也看到臉上是黃黃的，這不是出汗，是出油。他這一說，大家都笑了。燕西道：這是真話，笑什麼？天氣太熱，或者是人過分的着急，臉上都會出上一陣黃油的。金太太已是不笑了，便道：據你這樣說，你倒是很着急的了。不過要上你去出洋的算盤，倒是這樣大家散了伙的爲妙。你應該快活才是，怎麼倒會着急呢？燕西皺了眉道：你老人家，一天到晚的嚷着散伙，真是散了的，話可合不起來。金太太冷笑道：你以爲我願辦到九世同堂呢。說完了這句話，他又不說了。他斜靠了躺椅坐着，正了顏色，並不看人。敏之姊





妹，也是各靠了椅子背，彷彿各人都撐不住自己的身子。二太太手上找了一張報紙，很無聊的看廣告上的圖畫。因爲他雖然認識幾個字，却不通文理的。大家都是這樣的悶着，燕西要一人打起精神來說點，也是很勉強，自覺坐着無味，站起身來，便向外走，走到房門口，手一掀簾子，金太太道：「那裏去，多坐一會子，要什麼緊？」燕西被母親這樣一喊，只得轉回身子，依然在原處坐了。皺着眉道：「我在這裏，看到大家都是很發愁的樣子，我坐不住。」金太太道：「豈但這屋裏你坐不住，我看烏衣巷這一所房子，都沒有法安頓你的大駕了。」燕西聽了，却不敢作聲。金太太又道：「到了現在爲止，清秋的消息，還是渺然，你雖不管這些，我總不能不擔一點心，我已經出了一個賞格。雖不便登報，請親戚朋友，口頭傳說出去，把他母子尋回來的，酬洋一千元。報有確實消息的，酬洋





五百元。同時，你也可以做一則廣告，登到報上去。就說無論什麼事，都好解決，只要他回來就行。至於這報登出去，不用彼此真姓名，要怎樣使他知道，這却在乎你。燕西道：鬧來鬧去，還是要鬧到登報，我認爲不妥。說時，兩手環抱在胸前，昂了頭只管出神。金太太道：你打算聽其自然嗎？不必說什麼感情不感情了，就是敷衍敷衍面子，你也應該有點表示。燕西昂了頭，還是在想着，不過他的脚，却隨着顛簸起來，正是更想出了神。梅麗搶着答道：這是應該的。假使七哥不肯出這個面子，我金梅麗不在乎，報上用我的名字得了。二太太手上兀自看着廣告，這時突然將他向下一放道：回頭你又要怪我多事了。只要是登報，管是誰出面子，不總是會鬧得無人不知的嗎？梅麗站了起來，頭一偏道：倒要你幫着他說，他更要不聽大家的話了。金太太向梅麗瞪了一眼道：

